

【有所思】

追忆刘泽华先生

□刘武

近些年，不时闻悉当年熟知并交往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，心灵每每受到难以言说的打击和撕裂。母校南开大学的老先生们，如我的老乡杨敬年先生、中文系的老系主任郝世峰先生、外国文学教授朱维之先生等等，他们的去世都让我信感伤怀。前一两年，教过我们课的先生中有六七位相继离世，也都令我思绪万千，难以抑制心中的伤痛。

5月8日傍晚，惊悉刘泽华先生当天下午3点在美国西雅图去世，不胜悲痛之至。前尘往事，袭上心头。刘先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、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。早在1985年，我就阅读了他当时新出版的名作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，后来经常去南开大学北村拜访先生，向他请教政治、历史、文化等诸多问题。

那些年，刘先生与哲学系的方克立、政治学系的车铭洲、管理学系的陈炳富等，是南开几大学科中的领军人物，思想深刻，观点新颖，眼界开阔。他们在校内开办系列讲座，深受南开学子的欢迎和喜爱。我跟这几位先生多少都有交往，也多次求教于他们，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。

当时，跟刘先生除了聊历史、文化、文人，也听他聊在古玩市场淘宝的经历，看他淘到的各种宝贝。恰好《天津日报》周末版

主编约我写写大学教授的趣事，我就专门为刘先生写了一篇《教授与钱》，趣谈他收藏古钱币的故事。令我万分感动的是，他去世后，有朋友告诉我，刘泽华先生在《八十自述》一书中提到我曾经给他写的这篇小文，说：“记者刘武曾写过一文《教授与钱》，写的是我，颇风趣。”想来先生前几年还记得此事，彼时距那篇文章发表已有二十余年，可见先生印象之深。我能想象先生写到这里时，一定会想到我跟他交往的那些情景，想到他读到那篇小文时的会心一笑，这不禁令我感慨唏嘘，泪涌难忍。

记得《教授与钱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

世人皆谓教授清高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但刘泽华先生独爱孔方兄。

刘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，秉性率直，生于幽燕之地，具燕人之豪爽。其所爱之钱，乃外圆内方之古钱币。

教授蓄钱，纯属余闲所致。所存一千余枚、上百余种古币，积年所得，最早有战国时期之刀币、铲币，王莽时代之“货泉”，下至唐宋元明清，各有所藏。教授谓中国古代货币凡2万余种，其所藏乃九牛一毛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教授常出入文物市场，尽心搜罗，甄别真伪，渐具慧眼。但亦

有假币使教授上当受骗。教授曾以十元之价购得一王莽时期之双面“货泉”，心中窃喜。双面“货泉”乃古代错币，犹如今之集者眼中之错票。教授归来，疑“货泉”之，因此种错币售价高达百元，何至十元得手，想来是便宜没好货。教授细心琢磨，观其色，听其声，辨其字，方发现此“货泉”乃两枚“货泉”磨薄之后胶合而成。教授裂其为两半，又以法合之，重新再造，居然更胜于原币。

教授示假币曰：“我也成了个伪币制造者了。”

教授精研中国古代历史，了解每一枚货币后的诸种故事，其所知能著一本《中国货币史》。

教授古币虽多，人民币却少，乃叹曰：“有闲无钱，只能小打小闹，权作研究历史之余闲。”

古币上之金文、甲骨文屡见不鲜，教授为辨别之，乃以左手习甲骨文，不意使长年头痛之疾尽去，方悟道：常用左手，可开发右脑智力，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教授玩物，却不丧志，近年著作甚丰，其所著《士人与社会》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》《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》《中国古代史》《中华文化集粹丛书》中之《风云篇》等几十余部、数百万字可以为证。

世人多为钱所误，而教授于把玩之中得其意趣，富其心性，是世人所不能也。

发表那篇小文之后，刘先生还特地跟我和几位青年教师商议，计划以“中国古代士人”为主题，推出一套丛书，用比较通俗、活泼的语言描述古代士人的生活、感情、心态等。为此，我在当记者采访报道之余，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专著《醉里看乾坤——中国士人饮酒心态》，刘先生欣然为我作序。后来，只有我与另一位青年教师张毅的书按时出版了，其他选题则不了了之。

2016年六七月份，我去美国游历，最后到了西雅图，但因事先不知道刘先生住在西雅图他女儿家，错过了去拜访他的机会。去年底有朋友说刘先生回国，还商量准备抽空去看望他。未料先生驾鹤西去，魂归天国。为志怀念，赋诗一首。

大洋激浪唤前贤，
史海纵横起云烟。
锐气源今批君主，
创思溯古论王权。
宁居苦境疑典籍，
愿付闲心玩货泉。
犹记当年清冠序，
一篇读罢涕涟涟。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刘先生千古，一路走好！

【浮世绘】

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

□陈连桢

台湾高雄一知名大老板，纵横政商两界，得意非凡。此商界名人在自家豪华庄园的女厕装下了天罗地网的针孔摄影机，偷拍女宾如厕时身体的隐私部位，触犯了刑法妨害秘密罪；由于尚未发现他有贩卖或散布偷拍影像的不法行为，因此依法仍属于告诉乃论之罪。

此事东窗事发后，报纸头版头条大肆报道，受邀赴宴的名媛人人自危，而有多人的面貌清晰可辨，心理受到的创伤实在难以言喻。在地方法院审理时，所有提告者却全部撤销起诉，富商于是安然过关！明清小说常有描述有钱判生、无钱判死的情节，果然不假！富商展现“高度诚意”，传闻付出了天价，逐一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而和解，才化解了难堪的牢狱之灾。《红楼梦》中也有富家子薛蟠教唆杀人的故事，薛公子与冯渊为了争夺丫丫头，喝令下人动手，打死了冯渊，夺了丫丫头后，他便如没事人一般。薛蟠本是个弄性使气的人，薛家有的是钱，花钱如土；被害人再不满，为

的还是钱，只要银子够多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
趋吉避凶为君子。春秋时期，范蠡次子犯下重案，被囚在楚国。范蠡想方设法花大钱营救，希望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”，却阴错阳差，断了儿子的性命。范蠡前半生从政，襄助越王勾践复国，称霸中原；后半生功成身退，散尽财富又去权贵的背影十分漂亮。他经商成功，世称陶朱公，民间拜他为经商的祖师爷。

范蠡值得称道的事迹不少，一是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，他不谋暴利，只追求十分之一的合理利润；二是他重视小区邻里的和谐关系，展现了为富施财、周济他人的情怀，他每致富，总是散尽家财，再致富、再散财，形成良善的循环；三是他迁居当时的商业大城——山东定陶，致富成功在于他选到对的最佳经营位置，占了地利，已经成功一半；四是范蠡商场得意，并不是自己一人的努力，而是全家通力合作；

最重要的是，他富而好礼，政商分离干净，公私泾渭明白，没有政商勾结的不法交易。

范蠡既是政治通人，也是经营达人，更是一位看透生死的长者。其次子犯法被囚，由于长子不通人性的隐微，反对父亲指定小弟出行处理此事，再加上范蠡妻子全力支持长子，次子之死，全在范蠡意料之中。

范蠡对于人心的幽微洞如观火，他引用民间谚语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”，吾人细想此一谚语蕴含的意义，包括：一是有钱人家的子女不会死于弃市，因为有钱可使鬼推磨，找到替死鬼，化腐亡为不死。二是千金之家可以循正常渠道打官司，追求公平正义，找到最干练的师爷，请出比酷吏更用心细微、足以起死回生的翻案律师，当然可以不死于市。三是千金之子的家庭，家长一定重视教养，因为从小就有良好的家教，教席一定也是聘请高人一等的名师，由于千金人家有良好的人文素养，他们都是深知荣辱的

知识分子或豪门世家子弟，他们有尊严，更有强烈的自尊心，千金之子一时的失足，怎么可能会辱死于大庭广众的刑场而有辱门风？因此，有权有钱有势的，为了儿女的未来，不惜假公济私，修改法令，堂而皇之出国避祸，或装疯卖傻有之，或伪罹重症，制作假病历有之，甚至自杀了断，总之，不能死于弃市。然而，范蠡父子未料楚王速审速决，一日翻转，千金之子竟死于弃市！后人思之，宁不惊心！

司马迁并不是千金之子，遇到无妄之灾，自无足够的家财赎罪，而周边亲友观察风向，袖手旁观情势恶化。他只好选择接受无比难堪的官刑，苟活偷生，以成一家之言。他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留下了经典名言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平铺直叙了红尘人间真实景象。经营之神范蠡获利亿万，却仍无法逆转儿子的悲惨命运，一念至此，历史又证明了金钱仍非万能！

40岁以后，失眠就上门来找我了。一个人长久地失眠，对夜晚会感到很恐慌，看到日落，暮色深沉，心事也凝重。

我被失眠囚禁在笼子里动弹不得。失眠已久，乌青色的眼袋就会堆积起来，这岁月的缓缓垒叠，提前来临了。我本来还是一个相信世界充满爱的人，长得也算慈眉善目，但失眠带来的疲惫、乏力、困顿、恍惚、浑浊，让我

的面相也改变了。我对人笑时，皮笑肉僵；我望人的眼神，除了比云还远，还有乌云的压抑。

在我的周围，难道就我一个人孤独地失眠吗？我寻找着同类，以此求得心理慰藉。老婆带我去一个张姓老中医那里求治，张老先生鹤发童颜，对我望闻切切诊治，看我的舌苔，听我的心跳脉搏。在张老先生那里求治失眠症的人，还真是络绎不绝。我和这些人有久别重逢的亲切，我们是在共同发起向失眠战斗的战友。我们相互交流失眠的感受、对付失眠的办法。有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，他的失眠是遗传，他爷爷和父亲都有这毛病。这么说，失眠在基因里就决定了，甚是可怕。另一个男人告诉我，一旦深夜睡不着，他就起来打一把老式算盘，算多位数的乘除法，妄想把大脑搞得昏沉后入睡。我问他效果怎样，他苦笑道：起初还有效果，不过后来没啥作用了，相反还患上了强迫症，夜里睡不着时总要起来打算盘。

冬夜霜起，一个人望着深夜

里酣然入睡的城市，还有不眠的灯火闪烁，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暖意。感觉城市夜里的灯光下，哪怕是欲望在奔腾，那也是在陪伴着我这个无眠人。

在这个城市的夜里，有两个人，半夜也时常醒来，他们是我的爸妈。有天晚上，风摇门响，我爸突然惊醒，唤醒我妈：“快，快，快，儿子在敲门！”我妈从床上爬起，光着脚去开门，迎面吹来的是一股清凉夜风。我的爸妈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就醒来了。我爸是个节约的人，能不开灯时尽量不开灯，就坐在昏沉沉的夜色里回忆往事，等晨曦一点一点擦亮天幕；我妈摸索着，从米缸里摸出一个鸡蛋，早早去给我爸煮上。有次我说要回家吃饭，爸告诉我，你妈啊，半夜就起来开始炖肉，在炖肉的咕嘟咕嘟声中，你妈就靠在厨房的墙上睡着了。

还有楼下的徐老头，夜里睡不着，就起来唱京剧。我感觉受到了干扰，有天下楼去大声指责他。徐老头充满歉意地笑着，拉我进屋，让我帮忙给他拍一张照

片，用手机给他远在北方城市的儿子发过去，表明自己一个人在家生活得很是幸福快乐的样子。我让徐老头坐好，摆出笑容，照好以后发了过去。自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听见徐老头半夜起来唱京剧了。我倒是若有所失。

中药调理似乎有了一点效果。但我对失眠发起的抵抗，主要还是靠加强运动增强体质。我在波光粼粼的大河里游泳，我在黛色深山里游走。我睡前喝一杯牛奶，烫一次脚，在床上冥想自己已经进入了太空，望着这个淡蓝色的星球缓缓转动。想想一个人确实也就是沧海一粟，有些烦恼之源，往往是自己看得太太重要或许已不再是自己本身了。我偶尔也靠浏览朋友圈里那些无休无止的鸡汤文字催眠自己……我40岁以前的好睡眠，又从我故乡大地的沟壑里，从我从前的日子里，返身回来找到了我。

你睡好了吗？这是我对你的问候。它当然是最好的礼物，有关生活的简朴，灵魂的安静入港。

你睡好了吗

□李曉

